

巴貝塔傳奇

鄭寶娟

流火薔薇





流火薔薇

希代文叢
158

鄭寶娟著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流火薔薇 鄭寶娟著 定價13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02)7135272・(02)7135273
(02)7135736・(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印刷者：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02)9416392

中華民國78年10月第1版第1刷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不可翻印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0017944-1(希代書版)

《本書不可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彷彿昨夜의 夢一般，

這些異國的朋友，

曾經與我在某個時空的交會點相遇，

而後又依各人不同的性情和際遇，

奔赴各自的前程。

不管已發生的或未發生的，

似乎都早已命定好了。



目 錄

● 第一部

8	7	6	5	4	3	2	1
另一扇窗子	長久的缺席	「春之奏鳴曲」	離家五百哩	離羣的羔羊	遺失的男子	羅亞河岸的巴貝塔	櫻桃青衣

● 第二部

- 5 4 3 2 1
櫻桃青衣 暗夜的歌者 愛的荒漠地帶 心頭的雪地 另一個地平線

261 248 232 215 199

- 12 11 10 9
一把雙面鋒利的刀 草地上的星星 陽光在雲層之外 溫柔的毀滅
A 玉麗葉與夢幻的音符
B 沒有臉的眼睛
C 愛（或慾）是一切起源
D 地下室播放何種旋律

182 170 156 145 124 114 106 95

巴貝塔傳奇

第一部

我是個法國狂，這個國家吸引我，
那種吸引力強烈到超出我所能抗拒的程度……

施夢

1 櫻桃青衣

餐桌上的水晶玻璃花瓶裡插著兩打黃水仙，點燃著的蠟燭泛著薰衣草香精的芬芳，亞麻布格子花紋的桌布上擺了六份餐具，銀製的刀叉和水晶鬱金香花型高腳杯，在跳躍的燭火中閃著晶瑩的光芒。

牆上那座老鐘敲了七下，費畢士那隻胖貓在火爐前的地氈上伸一下懶腰，豎起耳朵諦聽空氣中細微的變動，却只聽見爐火嗶嗶剝剝的響聲。天色逐漸昏暗，夕陽已經沈落在地平線下，天邊只有幾抹血紅的微光滲透在飛著雪霰的空隙。偶爾有一兩個遲歸的人把頭縮在衣領下面，打門外那條馬路走過，踏得地上堅硬的殘雪吱吱地響。風很冷，很不友善地從門窗的隙縫竄進屋子來。

我把費畢士抱在懷裡，拉了一把椅子靠近爐火坐著。費畢士斜躺在我的膝上，一顆頭拚

命往我兩隻手掌間的空隙竄，垂著的尾巴輕輕地掃著我的膝蓋。我在等晚餐開飯的時間到來，也在等著某一兩個人走進飯廳來，打破這一屋子冷寂的氣氛。

我等了很久，感覺上好像創世紀時我就抱著費畢士坐在壁爐邊等待著似的，一種淡淡的哀愁裹著我，彷彿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了，我隱約地知道，但却不確定，必須等待某個人走進這個房間來跟我說明。

第一個走進飯廳的是杜瓦太太，跟在她身後的是高大的杜瓦先生。杜瓦太太的嘴唇在抖著，還沒開口說話，聲音就被一陣哽咽給岔住了，還是杜瓦先生開的腔：「珍，碧姬沒辦法過來晚餐了，她出了些事情，我和夫人現在就要出門去，妳是不是可以自己想办法吃一點？」

接著我看到杜瓦太太掩著臉哭泣，眼淚從指縫間流滴下來，我又看到杜瓦先生雙手環住他妻子的肩頭，護著她走出飯廳，再度把我一個人留在點著薰衣草香味的蠟燭的房間裡。我一起身，費畢士便從我身上驚叫了一聲跳到地上去，一股腦子竄到另一個房間。

隨著費畢士的驚叫聲，我從夢中醒了過來，醒在一九八八年春天的某個早晨。睜開眼睛望向窗外，看到的是居禮夫人館女生宿舍外面那個開滿紫羅蘭、秋海棠、茶花、月桂、紫鴨跖草，和許多叫不出名字的花草的花園。我再度把頭鑽入被單下面，並不急著起床，早上只有兩堂「文學美綜論」的課，要繳的作業已經在昨天晚上做完，況且我已做了整整一學期的全勤學生，就是偶爾遲到一下，那些文學教席們想必也會諒解的。

我要利用醒來後與出門前這一小塊時間，在腦中翻閱並重整對杜瓦那一家人的記憶，那是在法國的家，我在那兒過了我踏上這塊異邦人的土地後的第一個寒暑，那個有著栗色頭髮，灰綠色眼睛的家，給了我骨肉與手足般的情愛，我在那兒學會如何分辨各種乳酪的品級與葡萄酒的年份，學會自反代動詞的文法規則，也學會寬容與了解的真義，這些都是使生活變得更好不可或缺的東西。

然而中間兩個春天過去了，回憶前塵，有些苦痛仍然沒有減輕它的力道，雖然美善也像春日的花朵一樣，在心頭散發著它持續的芬芳。是的，當我想起纖弱美麗的碧姬時，想起她對著空的搖籃兀自怔忡出神，我仍然會有陪著掉淚的衝動，而當我想起吉爾那個憂鬱的男子，心口也會微微發疼，還有杜瓦太太，如今她的生活裡大概只剩下那幾隻貓兒和心理醫生的滿口術語了吧？布律諾呢？布律諾似乎永遠與幸福及安逸絕了緣了，他跟他那個驕傲的大姊凱瑟琳一樣，用自己的雙手摧毀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家。

我又想到在大溪地白色沙灘上隨著樂隊的演奏，大跳草裙舞的伊莉莎白，想到住在荷蘭的安和住在美國的瑪莉·艾勒絲，如今她們都離我很遠了，只有在特殊的節日裡，我們才會交換一兩張賀卡或風景明信片，我這些異國的姐妹們，曾經與我在某個時空的交會點相遇，而後又依各人不同的性情與際遇，奔赴各自的命運，不管已發生的或未發生的，似乎都早已命定好了。

而在杜瓦家農莊過的那一年，却成了我的一襲櫻桃青衣，彷如我昨夜的夢一樣，種種迷

濛濛美都成了恆常的回憶。



2 羅亞河岸的巴貝塔

我約了個人在南特大學的正門見面。

是正午十二點的下課時間，學生嘈嘈切切地從不同的教室走了出來，三三兩兩地走向馬路另一端學生宿舍附設的餐廳去，下午沒有課的學生則蜷集在公車站附近等巴士。這是一個年輕的世界，法國女學生變化繁複的時裝把冬季陰霾的天氣帶來的老暮之氣沖淡了些，有些新潮點的女孩，在自恃身段傲人的心理下，就是在氣溫接近零度的大寒日子，仍然執意穿著迷你裙、玻璃絲襪和高跟鞋亮相，看得我這個來自亞熱帶國度的小土瓜瞠目結舌，只有暗自欣羨的份。

這是我到了這個西歐國家的第一個月，嚴寒的天氣仍然是生活中最大的考驗，每天早上要忍痛放棄溫柔的被窩，咬著牙頂著風寒上課去，對我簡直是一場場艱辛的戰鬥，儘管每餐

大塊大塊地吃著麩皮麵包和乳酪，一個月內還是掉了三磅體重。

在等候約會對象的當兒，突然下了一場冰雹，由於出門時忘了帶傘，被當頭一陣龍眼大小的小冰雹打得頭昏眼花，不得不火速地躲到校門附近一個公用電話亭裡去避難。不過由於在台灣從未見過下冰雹的奇觀，雖然全身又濕又冷，心裡頭却異常興奮雀躍，隔著電話亭的玻璃門痴痴地望著那千千萬萬顆從天而降的晶瑩閃亮的玻璃球。大約過了十分鐘以後，放眼望去，滿地已鋪著一吋多厚的碎鑽般的冰雹，這時陽光從淺灰色的雲層後面探出頭來，照得大地銀光萬道，那景象真是壯觀極了。

我等待的那人已經遲到了二十分鐘，我決定再等二十分鐘，如果他還沒到，那麼我只好撥一通電話去查詢原因了。然而寒冷使我感到分外的饑餓，我不由得猜想起學生餐廳裡午餐的菜式來，我多想要一塊烤得恰恰好的丁骨牛排呀！就是一盤平日最討厭的通心粉大概也會使我胃口大開。

事情開始於文學院佈告欄裡的一張小啓。有一個住在距離南特城二十幾公里的法國家庭，願意撥一個房間給南特大學的外國學生住，假如寄居者願意搭伙的話，每月只要貼五百法郎的伙食費，這是那張小啓的大意。在我之前大概還沒有其他學生留意到那張告示文字，因為通常有意一試的人會把小啓撕下來，免得讓其他人捷足先登。

我撥了一通電話到那個法國家庭去，接電話的是一位老先生，他完全聽不懂我那口破破碎碎的法文，他要我隔幾個小時再撥一通電話過去。接我第二通電話的是個年輕的法國男

子，他講一口十分典雅、流利的英文，他在電話中告訴我，他的父母親很喜歡中國人，極希望我能先去看看他們的房子，與他們當面談談。於是我們便約定見面的時間與地點，由他開車來接我。

到了南特城後，居住問題就一直困擾著我。由於我在學校開學了近一個月時間之後才註冊入學，女生宿舍早已客滿，先頭一個星期，我在一個兩星級的小客棧落腳，每天一百八十法郎的房價總叫我肉疼不已，學聯會又遲遲無法幫我找到合適的居所。後來經過一個韓國籍同學的引介，我找到位於城郊一棟平價公寓裡的一個房間，問題是同住的兩個阿拉伯學生都是兼職的酒徒，幾通電話呼朋引伴，便能湊成一個流動的酒會，酒後喧嘩鬧事，三天兩頭弄得我無法成眠，有幾次在氣憤難平之際，我有搬回那個小客棧去住的衝動，也開始嚐到飄蕩異鄉的辛酸滋味。

是的，假如我能順利住進那個法國家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再說，這對我學習法文與了解法國的庶民文化也有很大的助益，至少我會有兩個全天候的私人法語教師。多等兩個二十分鐘也值得。

然而我並沒有等多等另外兩個二十分鐘。十二點半時，一輛灰綠色的雷諾車正正地停在校門口，從車子裡走出一個大約三十五歲的男子，他撐著一把女用的滾著蕾絲邊的花洋傘，正四下找尋著什麼人。我猜想那就是我要見的人，於是推開公用電話的玻璃門，冒著微雨奔向

他。

「請問妳是不是那位打電話到杜瓦家去的中國學生？」他用英語問，「我是吉爾·杜瓦，我母親差我過來接妳。」

我高興的對他點點頭，讓他把我納入那把稍嫌太小的女用花傘下。下一秒鐘，他發現我仍然有半個人在淋著雨，立即把傘讓給了我，帶著一絲靦腆的神氣，說：「對不起，這是我母親的傘，實在是太小了，妳就撐著它等我，我去把車子開過來。」說完，也不等我回答，他便飛快地跑向他的車子，把它開到我等候著的地方。

待我坐入車子裡面後，他又開足了車子的暖氣，很體貼地說：「這樣的天氣對從熱帶國家來的人，真是太殘忍了。妳剛到不久吧？還能忍受這樣的天氣嗎？」

我對他用「殘忍」這個形容詞來說天氣，感到非常有意思，也學著他的措詞，說：「是的，這樣的天氣對我是太殘忍了，在台北，冬天通常也能維持在十度左右。」

談話中斷了一會兒。當他把車子開出市區以後，才再度開口：「有些事情我想在妳抵達之前先跟妳說明，呃，我父母親寵貓兒，家裡養了四隻無法無天的胖貓，吃飯時跟著上餐桌，與我父母親同用一個盤子進食，我希望妳不要太吃驚，我知道妳們中國人這方面的做法非常不同，請妳要諒解才好。」說完他拍了一下額頭，表示拿他的「貓痴」父母沒辦法，隨後他又很快地說：「我母親準備了妳的午餐，今天中午妳是我們的客人，妳不介意我臨時通知妳吧？」

我搖搖頭，蓄意幽默一下：「我正要問我可有午餐吃呢！我餓得連非洲酋長下帖子請客